



願望

陳文哲著

願 望

陳 文 哲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願 望

陳 文 哲 著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號 : (187) 字 數 : 78 千

開 本 $31'' \times 43'' \frac{1}{32}$ 印 張 $4 \frac{5}{16}$ 插 頁 2

一 九 五 五 年 七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五 年 七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01—26000

定 價 (6) 0.43 元

封面設計·如辛

內 容 說 明

這是一部描寫農村小學教師的小說。作品以年輕的女教師劉靜宜爲主，寫她在農村教學工作上的努力、熱情、有創造性。寫她不但在教育兒童方面獲得了一定的成績，還以她自己的看法，幫助了對農村教育工作認識不正確的教師一同進步。這一切都表現了一個忠實於人民事業的人對待崗位工作的嚴肅態度和正確方法，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一
一輛馬車，從唐官屯車站出發，沿着公路向西駛去。

車夫是一個中年健者，黝黑的臉上，總是掛着一絲微微的笑容，好像生活在他看來，一切都是滿意的、開心的，哪怕是件不足道的小事情，也能引起他的興趣來。這時，他坐在車轅上，手裏拿着鞭子，輕快地吆喝着牲口，嘴裏還不斷地哼着歌曲，在這從唐官屯到大城縣，從大城縣到唐官屯，每天來來往往的路途中，他從來不嫌寂寞，並且也從來沒有感到枯燥乏味，假若客人們不談話，他就輕快地吆喝着牲口，或是哼着本地流行的歌曲；要是客人們開始談起話來，他也能閉着嘴靜聽。一些新聞趣事，使他更覺愉快，倘若在什麼當兒，他能插上那麼一兩句，那他認為更是愜意不過的事了。

他的乘客是兩個青年男女，歲數看去都差不多，也不過二十左右的光景。不過男的還長着一副孩子式的面龐，眼睛裏沒有充滿堅定不移的光，顯然直到這般年紀，他那孩子的稚氣還是很濃厚的；然而女的卻就不同了，她沉靜、大方、漂亮的面孔上，充溢着一種剛毅果敢的氣概。

他們是從天津市來的。由於自小生長在都市裏，過慣了都市生活的緣故，現在一下子來到了這樸素、靜僻的鄉下，自然是不能沒有感觸的；過去，電車開動的聲音和機器房隆隆的巨響，以及無線電台的廣播，和那永無靜止的人的洪流，這些在他倆無論是聽覺、視覺或意識中，都已成為習慣了。但是現在——就當坐上這輛馬車上之後，那一切都完全消失了，彷彿石子沉陷在大海裏那樣無影無蹤。

空虛，一種無法抑制的空虛立刻鑽進腦子來。那個男的坐在車上，兩眼望着四圍的田野，面上被一種不可解釋的疑慮籠罩着，那個女的呢，看起來還好一點，因為她那沉靜的態度，卻儼然像面幕布似的把這種疑慮給遮住了。

『你以為怎樣？……這裏的空氣，這裏的安靜不比都市裏好嗎？』女的對男的說。她好像是安慰他，也好像是安慰自己。

『安靜？……我還沒有這種感覺。』男的說着，又望着近處的一個村子，重加一句道：『我看是滿目淒涼，到處是創傷！』

女的也隨着他的目光望去。這一地帶，也不過剛剛解放了一年零幾個月的光景，它受過敵人嚴重的破壞之後，人們還沒有來得及把它重加修復。於是，就當他倆瞭望的當兒，那個被砲彈炸成頽垣倒壁的村莊，正好呈現在他倆的眼前。

『這都是被戰爭破壞的結果。』女的若有所思的說，『創傷是可以痊癒的，今後一定能很快的把它建設起來。你想，要是我們親眼看着它重新建設起來的話，或是我們直接也參加了這個建設，這不是很好嗎？』

『這是不能想像的事。』男的冷淡地回答。

靜默，一種不調和的靜默。

『對於上級這次派我們到鄉下來，我自己認為是很高興的。』停了片刻，女的終於又說道，『你看，像這樣遭到浩劫的農村，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事情等着我們去做。可是你，我總覺得你有些不痛快！』

『唉，你怎麼還不明白？……難道你真還不瞭解我到鄉下來的意思！』

『不爲了事業，這是不能使我瞭解的。再說，我也不想從別的方面瞭解你。』女的有些不高興地回答。

男的無可奈何的望了她一眼，不再作聲。他們的談話，也就這樣不大痛快地結束了。車夫靜聽着，自覺不能插嘴，再者也沒有什麼新聞趣事，於是他又揚起鞭子，吆喝着牲口，接着，便又哼起歌曲來了。

這是一段六十里地的行程，按馬車的速度來計算，需要四個鐘頭才能到達大城縣，

在這冗長的時間裏，車上的三個人，各以不同的方式消磨着時光：車夫唱着歌曲，女的陷在沉思裏，但是那個男的，卻始終是悶悶不樂的。

下午三點多鐘，兩個男女青年到了大城縣的文教科。科長是一位多年的老幹部，個子不高，光禿禿的頭頂。但是，由於他那鎮定、幹練、和藹可親的氣質，使人一見面，便會從他身上，得到一種有力的鼓勵和安慰。

他接過他們的介紹信看了一看，然後就微笑地望着這兩個剛從都市裏來的年輕人，說：

『你們從都市裏到鄉下來工作，這是很好的。祇是有一樣，你們有沒有考慮過？這裏剛剛鬧過水災，生活方面是很苦的。』

男的沒有作聲。

『我們考慮過了。科長同志。』女的馬上爽快地回答。

『可是，』科長笑着說，『過去我們這裏也來過像你們這樣的青年人，可惜不到幾天，他們又都跑回去了。』

科長以探尋的目光望着他們。

男的依然沒有作聲。

『不，』女的肯定的說，『您放心吧，我們決不能那樣！』

科長又用考查的目光掃了他們一眼，然後又看了看介紹信，便抬起頭來。

『好吧。』科長決定道，『今天你們先住在城內學校裏，明天到這裏來拿工作介紹信。』

第二天早晨，他們又來到文教科。科長把工作介紹信交給他們，並說道：

『劉靜宜，你在城內完小任初級教員；魯賓奇，你到張家莊小學去。』

就在這時候，劉靜宜看到魯賓奇的臉上掠過一層痛苦的陰影。於是，她立刻要求道：

『科長同志，我請求您改變一下，讓魯賓奇在城內完小裏，我到張家莊去。』

『爲什麼？』科長詫異地問。

『不爲什麼。』劉靜宜鎮靜地說，『因爲我希望這樣。』

科長看看劉靜宜，再看看默然無聲的魯賓奇，忽然有些明白了。

『好吧。祇要你們自己同意這樣做，改變一下倒不要緊。』

於是，科長又叫科員重寫了兩封介紹信。

他們兩人從文教科裏出來，劉靜宜悄悄地向魯賓奇說道：

「賓奇，幹嗎你老這樣懊喪，振作一下吧！難道你忘記了過去我們所說的話：在戰爭期間，在革命最艱苦的階段裏，我們一向是過着學校生活，沒有貢獻出一點力量來。那時，你不是很覺得慚愧嗎？你看，現在已經到時候了，祖國正在號召全體人民來參加建設工作。這建設工作是包括全面的，你不要忽視這一點！農村的學校，在建設工作計劃中，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項。」

『我真不明白，難道都市裏的學校，就不屬於我們祖國嗎？』

『當然也屬於祖國，我覺得那裏沒有我們也行。這裏呢？卻正需要我們。』劉靜宜柔和地回答。

『也許你說的有道理。但是我總認為這是不可想像的。』魯賓奇好像忍住極大的痛苦，才說出這句話來。

『總是不可想像的。』劉靜宜略帶着責備的口吻說，『我勸你丟掉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踏踏實實的幹下去吧！在我們現在這樣一個國家裏，任何一件工作都有它的重要性，都有它一定的意義，問題就在你是否真有爲人民服務的思想！』

此時，魯賓奇再也找不到反駁她的話。他們就這樣分別了。

秋天的早晨和秋天的田野，是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美妙。空中沒有一片雲，整個天空，除去一團金輝燦爛的陽光之外，一望儼然像塊無邊無際的藍汪汪的水晶體，它和金黃色的大地配合起來，卻顯得那麼幽美和靜謐。路旁一塊塊的田地，有的已經長出嫩綠的麥苗，有的尙留有剛剛收穫過的痕跡。在這樣的天氣裏，不論是綠色的麥苗，或是莊稼收穫後留下的痕跡，都一樣流露着十分強烈的生的氣息。

劉靜宜坐在一輛大車上，她一面觀看着路旁的野景，一面開始想着她即將去到的那個村莊，以及居住在那裏面的人們。這是使她不得不思慮的，因為這是將開始轉入新的生活，新生活在她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去嚐試。不久車子到了張家莊，是一個不大的村子。劉靜宜下得車來，她第一眼就看出它的命運，顯然它是從多年戰禍裏掙扎出來的。許多被炸毀的房基上重新建立起來的屋舍，已經標明廣大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那種不可估計的頑強力量。

『戰爭對於農村是多麼殘酷啊！人們在這裏面會受到多少苦難呢？』劉靜宜暗自這樣想着。

由一位慈祥的老婦人，把她領到教育委員家裏去。
教育委員滑寶祥，大約五十上下年紀，他是一個出色的不慌不忙的人；他的沉着，

在村裏已流傳着很多話柄。有一次，夏天在地裏鋤草的時候，忽然一陣陰雲上來，下起雨來了。人們都趕緊往村裏跑，但是，滑寶祥卻依然邁着很有尺寸的步伐，別人對他說：

『寶祥，別斯文啦，快着走兩步吧！』他微微笑着，不緊不慢地答道：『要是跑也濕，不跑也濕，那就不如寧叫他濕衣，不叫他亂步好哩！』還有一次，敵人出擊的時候，村中人都跑到村子外去躲避。在路上人們很慌亂，都儘可能加快速度往外跑，誰知在這緊要關頭，滑寶祥也彷彿不願弄亂他那素有涵養的步伐，同伴對他發急道：『我看你這人準有點毛病！鬼子放砲了，難道你真不想活嗎？』他聽了還是十分鎮定地回答他：『誰知道砲彈落在哪裏？也許你緊走幾步，正會趕上它的爆炸呢！』其實還正如他所說的，呆了一會，就在他們面前五十步遠落下一顆砲彈，炸得泥土都崩到他們身上來，這一下子，弄得那個同伴，幾乎相信：『這別是有點迷信吧！』

但是，滑寶祥對於工作卻是認真的，他那認真的程度，就像螺絲釘擰進機器孔裏那樣牢固，他對上級的指示從沒有放鬆過。此外祇要一經決議的事，他就非把它完成不可。

劉靜宜把介紹信交給教育委員，自己也口頭向他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好哇！』滑寶祥把介紹信看了又看的然後說，『我們這裏正需要這麼一位同志。過去的情況可太糟糕啦！一直缺乏教員，我真擔心我們村的學校會要垮台呢！』

「教委同志，我對教學還沒有一點經驗，恐怕搞不好，要辜負了您的希望。」劉靜宜謙遜地說。

「不要怕，不要怕。」滑寶祥慢吐吐地說，「一切我們都會搞好的。噢！請坐呀，坐一會吧！我們是同志了，不要客氣。」

劉靜宜在桌旁的一條凳子上坐下來。

滑寶祥開始講述起村中學校的情形來：說他在戰爭期間，就一直斷斷續續地維持着這個學校。那時來農村裏工作的知識份子很少，上級也曾派來過教員，但是沒有呆長久的，有的不是被調到行政部門，便是參加到軍隊裏去了。幾年之中，從沒有給他派來一個能工作到半年以上的教師來。因此，村中的學校就總不見起色，他對這一點是表示十分遺憾的。

劉靜宜一面聽着，一面很想去看看校舍。可是，在他那像蠶絲一樣永無斷頭的談話裏，她怎麼也找不到插嘴的地方。

「……我想，你也許要去看看學校吧？不忙，再坐一會兒我們就去。」滑寶祥忽然談到這個問題上來。

「我真的想去看它了。」劉靜宜好容易得到這個機會，說着便連忙站起身來。

學校被日本飛機轟炸過兩次，它原來的房子已被炸燬了。這是經滑寶祥的手，在最困難的條件下，發動羣衆重新蓋起來的四間小平房，此外，還有一個寬大的院子。

『看吧，這就是我們的學校。』滑寶祥說，『我常和大家說：一個村子沒有學校，就好像一個人沒有靈魂一樣，無論如何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們終於把它重新蓋起來了。』

房子的安排是這樣：西邊三間通連是課堂，東邊一個跨間是教師休息室。

滑寶祥把門打開，幫着劉靜宜把行李搬到裏面去。

屋子裏塵土很多。劉靜宜巡視了一遍，認爲首先應做的是把各處徹底掃除一下。一經這樣想好，她毫不遲疑地便開始了這個工作。同時在這工夫，滑寶祥也就不見了。

劉靜宜自己正收拾着屋子，忽然聽到有什麼咕咕喳喳的聲音。她抬頭一看，原來是幾個孩子正從門口往裏探望，他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充滿着驚異的光芒，並交頭接耳的談說着什麼。

『啊，孩子！』一個奇妙的念頭，闖進她的腦子來。『也許都是學生吧？要是學生，還不就是我的……』

她高興地向他們招招手，想叫他們進來。誰知，祇在她招手的當兒，幾張可愛的小臉兒卻突然不見了。

說也奇怪，劉靜宜從沒有像現在這樣被孩子們所吸引過。雖然至今她還不曾嚐試過和他們混在一起的滋味，但不知怎的，在這一剎那，她是那麼熱烈地期待着想要接近他們。

『呵，農村的孩子也許是腴腆的。』劉靜宜默默地想。

停了一下，她又暗暗自語道：

『不要緊，我總能使他們接近我。』

於是，她又開始拾掇屋子。工夫不大，那咕咕喳喳的聲音又在門口響起來。劉靜宜不再去看他們，依然安靜地、若無其事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同時嘴裏還輕輕唱着『東方紅』的歌曲。這樣，一會兒就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情：一個大胆的小姑娘悄悄地走過來了。她站在一旁，瞪着一雙烏亮的大眼睛，瞧着劉靜宜整理桌椅。顯然她是不會再逃跑了。就這樣，劉靜宜還不去和她直接談話，她祇故意把桌椅放錯位置，然後卻斜睨那小姑娘一眼，輕聲問道：

『怎樣？這麼放可以嗎？』

她說話的口吻，好像她們之間並不陌生，而是早就熟悉了似的那麼泰然。效力發生了，那小姑娘快活起來。

『不對的，應該這樣放。』她用手比式着。

『唉，我多麼需要人幫忙啊！』劉靜宜嘆惜着說，『你看我自己什麼都弄不好！』

『我來幫您！』

那小姑娘說了之後，高興地拿起掃帚來，準備掃地。

在門口站着的那三個孩子，看見這光景，一下子也都跑了進來，嘴裏嚷道：

『我也來幫您。』

『我也……』

『啊！有了這麼多好幫手，我用不着發愁啦。』劉靜宜笑着說，『不過……等一等，我們得想想怎麼做呀？』

孩子們都期待地望着她。

『呵，我想起來了。』劉靜宜笑了一笑，說。『我們休息一會吧。不是嗎？也要工作，也得休息。這一會，我們正好應該休息一下！』

孩子們都很高興。好像他們真的已經做了許多工作，現在一得到休息，就比什麼都快活似的。他們開始了無拘無束的談話。劉靜宜很快地就知道了他們的名字。並且她也瞭解了，他們之中有兩個是學生，另外兩個壓根兒還沒有上過學。

『明白嗎？從現在起，我就是你們的老師，你們就是我的學生了。』劉靜宜向那個長着一雙大眼睛的小姑娘王艷芬，和一個名叫李鐵安的男孩子，親熱地這樣說。

王艷芬和李鐵安的臉上，現出了像似驕傲的樣子。同時，另外兩個則默然無聲的低下頭去。劉靜宜看到這光景，很後悔自己不該在這種場合下，說出這種不恰當的話來。這也許是過於興奮的緣故吧！然而，有兩顆幼小的心靈卻受到打擊了。

『我想張祥和王根成，你倆也不是不願意來上學，是不？』劉靜宜極力想挽回她那失口的錯誤，『這裏面必是有個原因的……』

『對啦。』王艷芬搶着說，『張祥他媽淨叫他在家里抱孩子。』

『王根成，他爺爺叫他上學，可他奶奶不叫他來。』李鐵安也替他的伙伴做了解答。

『你看是不？』劉靜宜說道，『都是挺聰明的孩子，哪有不願意來上學的？』

張祥和王根成兩人又慢慢抬起頭來。

『你（向着張祥）回家說服媽媽，你（向着王根成）回家說服奶奶以後就來上學。』

劉靜宜以她特有的美麗的眼睛瞅住他們說。

兩個孩子又快活了。這會比剛才似乎更快活了些。

半點鐘後，滑寶祥又回來了。除他之外，還有幾個大一點的孩子跟在他後面。他手